禪話

方倫

禪爲梵語「禪那」之簡稱，舊譯爲思維修，新譯爲靜慮，乃指湛寂而非無知之心念而言。緣一切衆生，上自人類，下至蟲蟻，自無始以來，其心體不是念念相續、永無止息，即是睡眠悶絕、昏然無知。此兩種心，皆非本來心相，皆是輪迴根本、受苦由來，故須習禪以復其初也。凡夫局於世慮，未能起出世之想，故其心念皆在六道之內，每起一念，皆落一道。反之，若不起念，則不落任何道；不落任何道，則出輪迴，脫生死苦海矣。明此無念之心、保持此無念之心者，皆禪門分內事，此謂修禪。捨此若更有作爲、有感覺、有境界者，即是外道禪定，即是不究竟法。縱使得益一時，以不究竟故，其定力有一定限度，過若干時，或若干劫後，依然再起念墮落，再入輪迴，不能永遠解脫。何況修之不得法，則不特不能得益，且爲患甚大乎。佛門禪法，以出世爲正宗。既出世矣，又有小乘、大乘、最上乘之分。悟我空之理，求脫生死，灰心滅智，不起作用者，爲小乘禪。證此者，其最高果位曰阿羅漢，或辟支佛。悟我、法二空之眞理，心體湛然，分證眞如者，爲大乘禪。證此者，其最高果位曰菩薩。知我心本來清淨，不屬迷悟，原無煩惱，福慧俱足，不假外求。此心即佛，無俟修爲者，爲最上乘禪。證此者，其最上果位曰佛。伽葉、達摩門下所傳者，即此禪也。

《大梵天問佛決疑經》載，世尊在靈山會上

，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，請佛說法。世尊但拈花，不說一字，一時百萬人天悉皆罔措，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，世尊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附囑汝摩訶迦葉。」是爲禪宗源流，佛入滅後，迦葉傳佛心印及衣鉢，爲禪宗初祖；阿難繼之，爲二祖；嗣後輾轉相傳，至第二十八祖達摩，泛海來華，傳付禪法，因鑑於中國學佛者，多在文字上尋活計，致迷指失月，故不立文字，直指心源。其不立文字者，並非排斥文字，不過不執著文字耳。觀初祖迦葉，於佛滅度後，惟以結集三藏爲當務之急，嗣復傳法於多聞第一之阿難。迨後達摩東來，傳心印於精通內典之慧可，並以《楞伽》四卷爲證。六祖雖示現不識文字，符禪宗眞旨，然猶以《金剛經》爲主，印契無住生心，讚歎摩訶般若，至若馬鳴、龍樹以祖師兼論主，永明禪師著《宗鏡錄》一百卷等，皆欲以有字說無字，啓悟後人，於爾可見禪宗之於文字矣。平心而論，禪爲佛心，教爲佛口，心口一源，相資爲用，豈有軒輊於其間、彼入主出奴者？徒見其法相未融，橫生分別耳。

佛門禪法，分爲教內禪與教外禪。教內禪，即如來禪，以其在經教之內，爲文字所詮，故稱教內。教外禪，即祖師禪，以其在經教之外，以心印心，非文字所詮境界，故稱教外。如來禪爲普被諸根計，有方法、有程序、有造詣，所謂「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」。其法四平八穩，條理井然，故氣象和平，稱爲漸教。祖師禪獨闡最上乘法，接引利根上智，非鈍根劣智者所能跂及；其法超越次第，逕指心源，立到一塵無著處，直悟諸法未生時，故氣象雄猛，稱爲頓教。迦葉、達摩以次，乃至一花五葉，如臨濟、雲門、曹洞、溈仰、法眼，各宗所傳者，皆教外禪也。教外禪稱爲禪宗，教內禪則不以宗名也。

如來禪重在摒除俗務，打坐觀心，如《圓覺經》之安處徒衆、安坐靜室及三月安居等是也。其於坐前坐後，應行準備之事項，如調心調息、手足姿勢、呼吸長短等，皆有一定規矩，臺家二十五方便，即其例也。坐時謂之入定，坐後謂之出定。當其坐時，閒居靜處，小心翼翼，不敢咳嚏抓搔、揚眉瞬目、散動手足。但祖師禪則不然，不必怯塵避世、落取捨邊，儘管入世間去、入熱鬧場中去，穿衣吃飯不差，行住坐臥盡是，萬法即眞如，俗諦皆眞諦。故從早至晚，六根門頭，無不敞然洞開，不避見聞覺知，亦不碍見聞覺知，眼前光奕奕、圓陀陀，豎起脊樑，放開眼孔，遊行自在，顧盼雄毅，任他境界萬千，祇覺胸懷一片，此纔是禪門眞旨，祖道嫡傳。在昔，淨名呵斥晏坐，六祖見人結跏，曾自將杖打起，即是絕好訓示。他如一坐數日，落造作或空寂窠臼者，不是小乘禪，即是外道禪，不足取也。試思佛菩薩

示現十方，分身無數，若與物接觸，便保持不住，隨境遷流。若靜時把得住，動時便把不住者，將見衆生未度，自己先沈，寧有是理？可知，是眞禪心不妨同塵。眞如有隨緣不變義，彼入山遯世，然後參修者，僅得禪之膚鞹，未得其骨髓耳。雖然如此，畢竟坐有坐之用處，不坐有不坐之用處，欲坐即坐，欲不坐即不坐，活潑潑，全無拘束，莫之夭閼，纔是禪家風度。若死泥於不坐，而斥晏坐，亦是一偏之見，不足爲法，行住坐臥，坐豈非四威儀之一乎？淨名呵斥晏坐，六祖將杖打起者，是對治法，對治以坐爲定，不坐即不定之人耳。不然，三世諸佛皆曾結跏，且有吉祥坐、降魔坐等之別。即釋尊在菩提樹下，入金剛喩定，以一念相應慧，破無始無明，成等正覺，亦並未離座。賢劫千佛，皆是如此，豈淨名、六祖爲是，而諸佛皆非是耶？可知，呵斥晏坐、將杖打起者，但是破執，此意不可不曉。

一說到禪，聞者率皆搖首咋舌，目動色變，以爲是了不起的學問，又以爲像如此高深微妙之禪學，只有佛祖菩薩方行得來，我輩凡夫俗子安可存此奢望？再不然，又以爲此乃高僧隱士，在深山絕頂所修的句當，世人擾擾，安能有成？再不然，又以爲古來禪門諸大德承事善知識，歷多少艱辛磨折，方能親聞秘奧，如慧可斷臂、惠能舂米、臨濟三度被打、百丈三日耳聾、水潦被馬祖踏翻等，皆幾經艱難，然後得法。今者足不出戶庭，但翻閱幾卷破經書，便合得無上法，寧有是理？凡作此類見解者，皆智慧淺薄，故捨近求遠，捨易求難，不敢直下承當。譬如力士額上珠、貧兒衣中寶，欲得此珠寶，便有三種得法：第一種蒙善知識面告而得，第二種蒙善知識函告而得，第三種偶自摸索而得，遇此三種因緣，皆能得之。因緣雖有不同，而得珠寶則同。凡親聞佛菩薩說法或善知識指示，因而覺悟者，皆屬面告類；閱讀經論或古人著述，因而覺悟者，皆屬函告類；淨種成熟，忽爾大悟者，皆屬自索類。若只許前一類得法，不許後二類得法者，是無異謂得人面告者能得珠寶，得人函告及自行摸索者均不能得，豈云合理？果爾，則古人又何必著作、今人又何必閱讀乎？其實，大道即在眼前，說穿了一文不值，學者切勿被古人瞞過；切勿被成千累萬禪門公案嚇昏；切勿看低自己，不敢與諸佛比肩。能如是，始可與言道。

古師擇徒至嚴，有「寧與法俱腐，決不肯所傳非人」之慨。此中，自有道理存在。凡得法有兩種作用：一者自度，二者廣度羣品。前者非智慧莫辦，後者更非智慧莫辦。倘若根器不對，雖傳亦不起作用，不特傳如不傳，亦且褻法，此爲不肯濫傳之原因。菩薩戒中，有不得對小根說微妙法之戒。職是故也，並且得法太容易了，更會起簡慢心，不生難遭想，而門庭嘈雜，良莠不齊，最易使佛法毀滅，此所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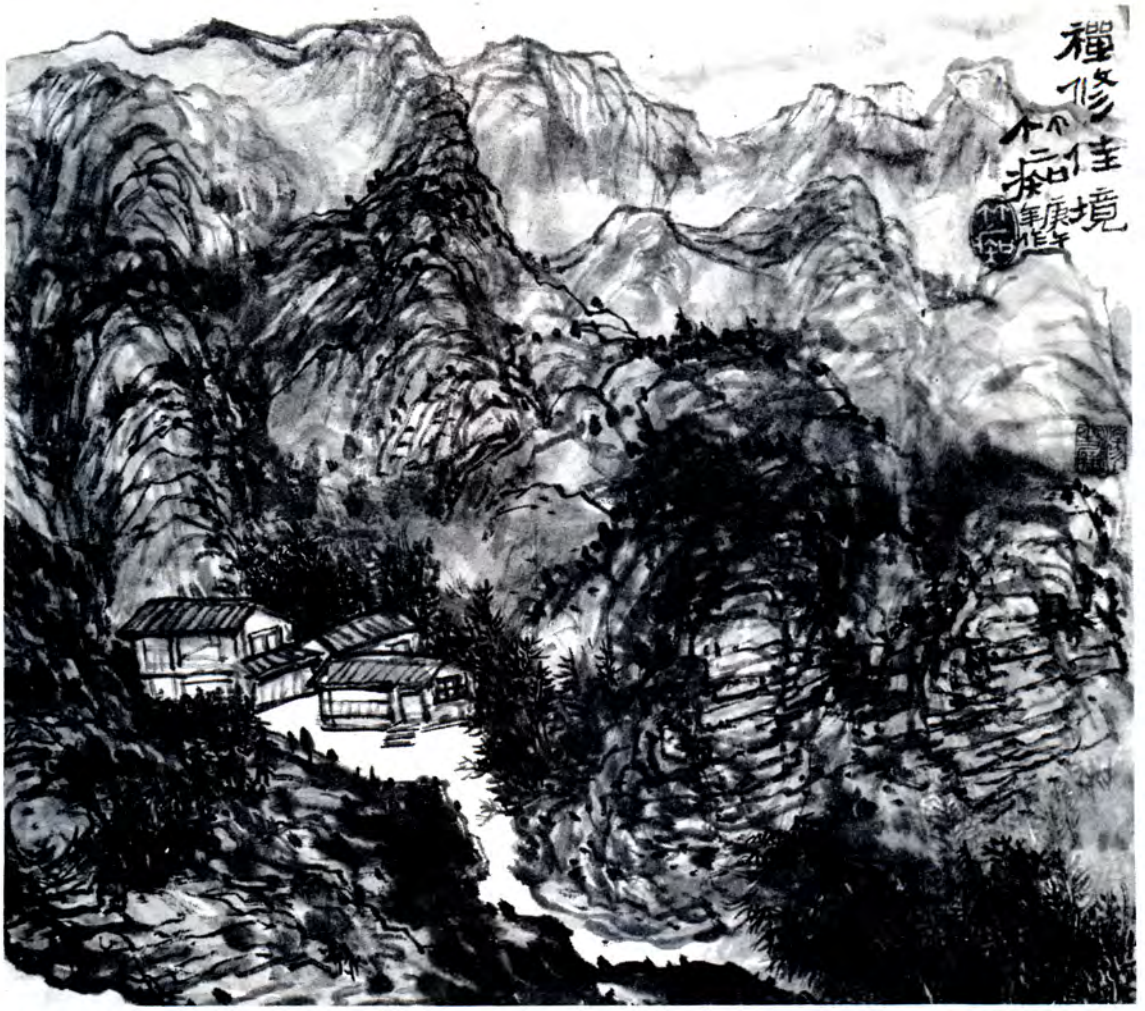
不得不鄭重出之也。達摩既來華傳法，何以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？六祖得法後，何以隱於獵人隊中十餘年？此皆時節因緣未至，不得不藏器待時也。慧可數度請法，達摩均不許可，必待斷臂而後許之；五祖不傳法於五百人上座之神秀，而傳於舂米之嶺南不識字樵夫。可知其對擇徒，若何鄭重！孔子雖有教無類，然其言曰：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可知古聖賢傳授心要，若何其期期難吐矣！

禪門有許多造作，如打、喝、踏、掩口、扭鼻、滅燭、畫圓圈、自背後呼其名等，皆是也；又有以無理路言句，令學人朝夕參究，如「麻三斤」、「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，卻對汝說」、「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，重七斤半」、「泥牛一去不復返，石女懷春腳弄琴」之類，眞是五花八門，連篇累册，謂之參話頭。凡此施設各種造作，皆是要學者識得主人翁；參話頭，也是要他識得主人翁。此主人翁，即自性也。見主人翁，即是見性。所有各種施設，無非顯此一物事，或以遮爲顯，或以表爲顯，參話頭亦是施設之一。按，無理路之話頭，原無可參，但是學者得到言句後，以爲大道即在裡許，由是惟勤惟謹，朝參暮參，左參右參，橫參豎參，行參臥參，無時無刻不參，參到智窮力竭、頭昏腦脹，逼得無可奈何，便不得不一齊休歇，放下萬緣。當是時，六識全斷，一性

孤明，露出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一刹那間，豁然大悟，身心脫落，如釋重擔。此即參話頭之作用，故其語句，必須毫無理路可言，方能見效。但因參悟道者，只十之一二；弄得半途而退、終身不敢問津者，卻十之八九。且每有空腹高心之輩，連自己亦弄不清，實無法接引後學；但遇人參問時，輒預備些極無理路言句，搪塞過去，大是誤己誤人！故參話頭一法，實不宜再用。世風日下中，衆生根器愈淺，福慧愈薄，併打喝等法，恐亦不能契機。運會至此，接引之法，不得不改變，倘遇十分心堅情切、勤求解脫者，不妨明白正告，俾圓滿其願望，亦諸佛本懷也。

吾人自朝至暮，一切動作和思維，皆未離分別，如眼之於色、耳之於聲、鼻之於香、舌之於味、身之於觸、意之於想，皆是識在作用。此六識爲受了第七末那識執我之影響，以致所有動作和思維悉傾向純利己方面進展，求樂避苦，以娛幻身，此執我之一念，即是根本無明。由根本無明，再廣生種種分別，即是枝末無明。根本無明是受生因，枝末無明是受苦因。生死是對待的，苦樂亦是對待的。吾人欲拔生死本、竭苦樂源，則對於永無休歇的六識心浪，必須予以停止。心念一停止，則相續不斷的意識，便立即由比、非二量，進入現量境界。同時，前五識亦隨之俱轉，不起作用。此時，心的現象，是有心而無念。因虛靈不昧，不若睡眠悶絕之無知，故曰有心。因不思維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一切事物，故曰無念。永遠維持此心者，在小乘斷分段生死，即入無學位；在大乘斷微細流注，即入佛法。此種無念眞心，是絕諸對待、悄然無寄的。故不屬生滅、善惡、是非、垢淨、增減、生死、一異、斷常、來去等一切一切的相對範圍，而惟是正受著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的涅槃境界。

學佛者，本來只有一個目標，即是成佛。但因學者願行各各不同，故果位亦各各不同。所謂人天果、二乘果、菩薩果、佛果是也。其中，以求佛果爲正宗，餘者皆屬方便。一切衆生，不管他是善不善，是十惡五逆，是邪師外道，是大乘小乘，是庸愚不肖，是畜鬼地獄，是願意不願意（邪外或不願意，決不成佛，但時節因緣到時，自會幡然改圖，如孩童有不願娶妻者，及其長也，無不慕少艾），當來之世，皆當成佛。《大般涅槃經》說：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；雖有佛性，要因持戒，然後乃見；因見佛性，得成正覺。」不過，早一日成佛，便早一日解脫；早一日解脫，便早一日離苦。所以，智者必早求出世也。行者若欲成佛，切莫外求佛，外間無佛。十方世界，如東方阿閦、上方香積、西方彌陀、南方日月燈等，超恆沙諸佛世尊，今皆現在一一佛，皆具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乃至佛刹微塵數，相好尊嚴，然此是應化佛。應化非眞，隨緣生滅，因緣滅時



，佛身亦滅，如《觀音勢至授記經》載：「阿彌陀佛正法滅後，觀世音菩薩，即繼之成佛。」可知，彌陀壽命無盡，是法身佛義；有盡，是應身佛義；應身既能生滅，便非眞佛。又如，本師釋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，說法四十九年，但鶴林示寂，遂掩金容。何得謂爲眞佛？佛寺所供奉之佛像，不外泥塑、紙繪、木刻，更不是佛。然則眞佛果在何處？不得不一加研究。六祖說：「汝等諸人，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！」馬祖謂道悟曰：「識取自心本來是佛，不屬漸次，不假修持，體自如如，萬德圓滿。」黃檗禪師說：「惟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，無一法可得，無一行可修，此是無上道，此是眞如佛。」此數則啓示自心是佛義，可謂極明白了當。所以，禪門目「不知自心即一尊本源自性天眞佛，而但向外求佛法者」，謂之騎驢覓驢，極可憐愍。學者於此，必須信得過、認得眞、捺得穩，修爲工夫方有著落，方算得正法眼明，不然都是騎驢覓驢的笨伯。

無念眞心有許多別名，如天眞佛、自性、本性、佛性、大總相法門體、常住眞心、妙明眞心、如來藏、本覺、眞如、一眞法界、不二法門、法身、本來面目、本地風光等等，悉是指此一物事。學者認識自身內有此一物，謂之見性。然但知其理，僅落詮解邊，不能親見法身。譬如盲者，聞人說月，因知天上有月。其實，月畢竟是何情狀？尚未了解，此是第一階

段。故見性後，必須離念，親證其境，徹悟其理，方名眞見性，譬如開目見月，胸次朗然，此是第二階段。親證後，若不保持，則一如往昔，爲俗事世念所遮，爲嗜欲業力所牽，久而久之，依然沈埋到不可復見，故必須時時刻刻，念之不忘，持之勿失，名爲保任，如時時吹撥雲霧，勿使明月被遮，此是第三階段。保任工夫，必須做到從生至死，從現在窮未來際，沒一秒時不住，纔算成功。如萬里無雲，天清月朗，此是第四階段。以上四階段工夫，如何下手，妄以管見分述於下，至祈善知識指其瑕疵，予以教正！

第一階段，吾人終日眼視耳聽、作止起臥、是非苦樂、痛癢饑飽等一一感覺，應之如響，盡人皆知此是識在作用，無識則無一切感覺。但若再問：識自何處發出？識之生身父母，究是何物？乃能如此敏妙，則鮮有能答者。今請一爲比喻，吾人皆見菜安在盤上，盤安在桌上，桌安在老板上，地板安在地上，地又安在何物上？如此層層檢討，必然會發現，最後一物是安在虛空上，以無所安爲安，乃稱究竟。若非安在虛空上，則必不了。可知，虛究無物，而能生萬物，能容萬物，爲萬物之母。六識生於藏識，藏識生於眞如自性。眞如自性空空洞洞，有如虛空，爲諸識母，非見聞覺知，而爲見聞覺知之源。見聞覺知是生滅法，獨此非見聞覺知之性，乃眞正不隨生滅而生滅者。上自無始，下迨無終，不變不失，雖作驢作馬，生天入獄，形態儘管變換，此性卻永遠不變，人人滿足，個個完成，生佛無殊，智愚悉備，不在身上，亦不離身上。達此理者，名初步見性，有如盲者聞人說月，因知天上有月。

第二階段，既知其有，必須親證。證法極其簡單，在理上當離見聞覺知時，而尚有物存在者，此物即是自性，即是見聞覺知之母。所以，一切衆生，不論人畜，但須把心念停止了一下，心念既停，則意識已斷，當意識斷時，當前惺惺了了，罄然獨存之心，便是離四句、絕百非的眞如自性。親證此境者，名眞見性；如開目見月，胸次朗然。

第三階段，既證其有，必須保任，方不致爲塵勞所埋、思慮所翳。保任之法，並非合眼閉口，不敢有所動作。古今豈有合眼閉口，不敢動彈之佛菩薩？行者處事應世，儘管抬頭睜眼，語言動作。但於看時，必須以我對色，胸中覺得這邊是我，那邊是色；聽時，必須以我對聲，胸中覺得這邊是我，那邊是聲；鼻舌身意，乃至言動，亦皆如此。此中要點，即在切勿忘了我。當我忘時，便是隨轉，故不可忘也。六塵境界在外，有如風箏；自性在內，如放風箏之人。根塵之間，隱隱然有一個我，把他綰住。果能永遠如是，則永遠由我控制境界，不致爲境界所控制。不爲境界所控制，則心不移於物。心不移於物，則生死輪迴便停止了。行者但如法，時時迴光返照自性，此即名保任。保者，保持勿失；任者，任其所之。古德云：「如與人看牛，執杖視之，勿使犯禾稼。」又云：「一回入草去，驚鼻牽將來。」是也，故當忘記了時，便是主人翁不在，致牛犯稼、入草了時，此在工夫未純之日，往往有此弊病。故初下手時，須密加守護，如時時吹撥雲霧，勿使明月被遮。

第四階段，行者時時保任，朝斯夕斯，造次於是，顛沛於是，穿衣喫飯於是，放尿屙屎於是，久而久之，工夫純熟至縱不保任亦在時，便算成功了。此時，法身全顯，性光遍一切處，上與諸佛互涵，下與含靈共攝，如萬里無雲，天清月朗。

禪門雖高峻，即此是秘密，捨此外更無秘密，所謂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是也。若云更有秘密可得者，便是波旬說法，非我佛教義。行者但時時攝心不起妄念，但保任得寂光眞性宛然在前，則萬事皆畢。所有修行門徑，如坐禪、守戒、誦經、禮佛、研教，乃至三賢十地、六度萬行，無須修爲，一切具足。譬如遠客還鄉，則必先結束諸事、籌費、治裝、買舟、坐車、過關、宿棧、登山、渡水，如是等等，目的悉爲還家。今若已到家，則上述一切諸事、一切辛苦，均無須經歷。佛門中修種種法，皆未到家也，今茲一念回光，便已超越萬法，直到佛地，何須更修萬法？又譬如世間官爵，順級陞遷，艱難已極，今若誕生王子，則甫出胞胎，便已貴壓百官、嗣補王位。行者但須當下見性，當下便誕生王子，位在百僚上，何須級級陞遷，艱難造作乎？或問既已是佛，佛具五眼六通，能放光變化，世間見性人，則不能如是，安可謂上齊諸佛？答曰：「神通變化，亦是夢幻泡影，非眞實法，一入性海，便如洪爐點雪，蹤跡全無，安得向眞實法身，求虛妄法？且譬如嬰孩既是人身，何以不能煮飯縫衣，劈柴燒火，做成人事業？」學者但保任此一性，即入眞如三昧，久而久之，一切神通光明自然皆得，便能坐師子座、說十二部經，有如嬰孩長大，便能做成人事業也。

禪話

中國數千年來，宗教複雜，異說競鳴，社會上受外道影響，習染甚深。所以，有一班人一談到禪，便邪正混淆，糾纏不清，甚且以僞爲眞，以眞爲僞，若不揭出，則玉石難分。宗門禪，惟一心法，一徹百了，無所謂境界次第。歷代祖師語錄中，言之甚詳，勿庸再贅。但一談到外道，則名目繁多，如丹田、氣海、還丹、守竅、命門、督脈、尾閭、泥丸、丹、鼎、爐、鉛、汞、陰陽、坎離、抽添、龍虎、嬰兒、姹女、五氣朝元、三花聚頂、煉精化氣、煉氣化神、先天後天、文火武火、五行八卦、原人祖竅、三期普渡、一步直超、彌勒收圓、三教合一，如是種種，筆不勝書，此皆與佛家禪無涉，有志學佛修禪者，須詳加研究，方不至誤入歧途，自絕慧命！若自揣智解淺陋、眞僞難辨者，則必須親近善知識，詢請法要，如瞽者依附明眼識路人，亦能到達，否則誤趣深淵絕壑，不至糜軀碎骨不止也。

時當減劫，世界惡濁，人壽由八萬四千歲，減至今日，僅餘五十歲，閱此數字，便可知衆生惡業苦果，目下若何嚴重窘迫！自今以後，三災期近，人壽將愈短促，福慧將愈淺薄，生活將愈困苦，嗜欲將愈沈迷，貪嗔將愈熾盛，饑謹疾疫刀兵將愈擴大，邪說將愈猖獗，佛法將愈凋殘，興念及此，安得不憂心如擣、涕泗縱橫？綜上種種跡象，可知世人習禪，難於成就。倘若一生不能了道，則隔陰之迷，將使

定靜之業全湮，貪嗔之念復起。行見佛果未圓，三途先墮。故學者不論修禪不修禪，亦不論屬何宗門，修何方便，在此急迫時期，均須以淨土爲輔助，至少念佛功課，要佔一半，寧可有淨無禪，不宜有禪無淨。如此，則身死之後，便離開此土，生於阿彌陀佛極樂世界，所有習禪學道未了之功，均可在極安樂優美之環境下，繼續修習，直至成佛，不限年數，此法爲彌陀釋迦所提倡，六方諸佛所護念，千穩萬當，有修必成。捨此之外，實找不出一更好辦法，以爲補救。寄語禪宗門下客，請一誦「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蹉路」之偈，以自警惕！切勿自信太過，再蹈三生石上舊精魂之覆轍，幸甚！亦不必恐有所修夾雜，或喧賓奪主之弊。須知念佛至妄情盡遣、惟餘一佛時，便達一心不亂境界。再續念至能所渾忘、依正消失時，一眞法界便宛爾現前。此時的心念，便是無欠無餘的無上深妙禪。故淨土通禪，惟智者能解。彼拘拘於門戶之見者，徒見其於禪淨兩途，俱屬門外漢耳。

本人雖禪淨兼修，然迄今估量自己禪功，是否能了生死？則答案很直截爽利的是「否」字，所以心中覺得非常惶恐！始終仰仗他力，絲毫未敢放棄淨土、離開彌陀的懷抱。因之，我覺得念佛法門不特與禪不悖，且是習禪學子之恩物，簡直一刻都離它不得，倘釋尊不開此法門，則學禪人便十有七八不能出三界、了生

死。所以，習禪兼念佛，猶如寄雙掛號信，多加一層保障，心中便安定了許多；亦如女人出嫁，一半是生活問題，一半是歸宿問題。學人修淨土時，欣淨厭穢，離苦求樂，此是生活問題；由往生至成佛，中間三大阿僧祇劫的托身處所，此是歸宿問題。行者若尚有一分習氣未盡，則尚有生處。既有生處，設因地下不與任何佛結緣，得其護攝，則決不生佛國。不生佛國，便落六道。所以，習禪不修淨，是極其危險之舉！〈禪淨四料簡〉說：「陰境忽現前，瞥爾隨他去。」陰境包括至廣，所有八識田中，自無始來一切種子，如吾人生平習染嗜好，都可能映現。若現殺盜淫的陰境，亦隨他去，則豈不墮落三塗？所以，隨他去後之情狀，眞是怵目驚心，不堪設想！習禪而墮三塗，當非行者始料素願所及。然而，事實則竟如此，怎不可畏？此中自含有學理在內，說來話長，並非故作危言聳聽。永明延壽禪師著《宗鏡錄》一百卷，對於禪義，發揮到略無微蘊，吾人讀其鉅著，便可想見此一代宗匠之禪功造詣是若何湛深博大，但他卻日課彌陀十萬，求生極樂。似此禪門龍象，尚寄雙掛號信，尚借助淨土，可知淨土之於禪，不特並無衝突，而且是要素，是良佐。蓋習禪之難於成功，其重點即在「不受後有」一著。倘若習禪而未斷後有，則其弊將如畫虎類狗。但是，念佛法，相反的，卻是專門對治後有的法門。所謂後有者，換言之，即死後再受生之謂，念佛人仗佛願力吸引，必生極樂國。凡生該國之人，以緣勝故，必不再受生，故此一禪門難題，卻被淨土門輕輕地解決了。今若以淨之易，補禪之難，的確是最佳方便。馬鳴菩薩造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卻於篇末特別介紹念佛法門，其用意即在於此。

禪功種類，有世間禪、出世間禪、出世間上上禪之別，前段已略言之。如四禪、四空定、四無量心、十六特勝禪、通明禪等，皆屬世間禪，爲凡夫所修。九想觀、八念觀、十想觀、八背捨、十一切處觀、八勝處觀、九次第定、師子奮迅三昧、超越三昧等，皆屬於出世間禪，爲二乘所修。法華三昧、念佛三昧、般舟三昧、覺意三昧、首楞嚴三昧、九種大禪等，皆屬出世間上上禪，爲菩薩所修。修以上各種禪定，不特並不容易，其中多艱難微細，若無師承及宿根，則決難成就。何況六道凡夫，二障深重，於禪門法式境界，曾不了知，而欲躐等倖進，安望有成？故不如一齊休歇，惟契無心。無心即是道，即是菩提，亦即是一切禪定根本。根本既得，何愁枝葉？且較諸修習各種禪定三昧，其難易有天淵之別。此所以禪門一往不修習各種三昧，惟教人放下一切，休歇無事去；惟教人明本自心，見本自性，更不著一些子造作。如此，則大總相法門體自然在抱，有體便有用，更何必捨本逐末焉？

修禪當修淨土，前已言及。然則修淨土是

否亦當習禪？以及修教乘、修持律、修密宗，是否悉當修禪？則頗有研究之價值。經研究後，而其答案則悉爲當習。今請試述於後：

修淨當修禪者，念佛爲定學，而禪那則爲慧學。既然淨土通禪，不至無慧，但總是定多慧少，何況淨土是三根普被、利鈍全收的。鈍根劣智之流，並不解眞實法，縱能念佛，終蒙接引往生，然畢竟是仰仗佛力，乃有成就。只因未悟實相故，雖生而生品不高，智慧較劣。這在極樂國便要多費時間，漸修慧業。今若定慧均等，雙輪齊運，則決定生品高超，神通具足，不多費功，便證大果。〈禪淨四料簡〉云：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，現世爲人師，來生作佛祖。」以是理由，故修淨當習禪也。

研教當習禪者，經論如手指，自性如明月，千經萬論，都是說此一性，如千手萬指，都是指此一月，今若不習禪功，不曾見性，雖讀破三藏典籍，終在指頭上打交道，卻一直不曾見過月。既不曾見月，則縱能解義，總是落名相邊、落文字邊、落理解思維造作邊，而經中所說示的自性，則反而不能理會，如彩盒藏寶珠，設若有人儘在盒子外面，研究其花紋、顏色、形式，而不知賞鑑盒中之珠，則完全失卻意義作用，此六祖所謂「心迷法華轉」。今若深悟實相，徹見自性之月，則於經論橫說、豎說、深說、淺說，無不通達。覺字字句句皆入法界、匯性海，大有左右逢源之樂，此六祖所謂「心悟轉法華」。以是理由，故研教當習禪也。

持律當習禪者，持律即守戒律。《大般涅槃經》說：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雖有佛性，要因持戒，然後乃見。」可知，持戒目的在於見性。其方法可分爲三個階段：第一階段，先用止持戒條，息諸惡念惡行，勿令生起，俾拔除煩惱。第二階段，是次用作持戒條，促諸善念善行，使之生起，俾熏習德慧。第三階段，是善惡俱捨，豁然見非善、非惡之眞如自性。今若只知持戒，不兼修止觀、運用內照工夫，則至多只能做到第二階段爲止，決不會達成第三階段。不達第三階段，則最後眞正目的終不能實現。且因不達實相故，其果位不過人天，實效但餘淨種，爲將來淨用胚胎。但若兼習禪觀，輔翼持戒，則情形便大不相同，便能以般若空三輪，以了智見法性。根利者，便可立見不生滅心，悟諸法本來不有，無起無滅，無善無惡，無毀無持，無修無得，不可說示，而湛然常寂；根鈍者，亦能漸漸開悟，終證無生。此較之不修禪觀，但知守戒者，省力何止千百倍？以是理由，故持律當習禪也。

修密宗法當習禪者，密宗倡即身成佛義，發揮「阿」字本不生理，行三密加持，注重念咒，但是，成佛必先見性，若不見佛性，安能成佛？「阿」字本不生，此亦指自性。世間形形色色之事物，皆因緣所生、唯識所現，故不

合無生之旨。惟自性湛寂常恆，等虛空，遍法界，上起無始，下逮無終，昔不曾生，今亦不滅，故稱本不生也。《大日經》云：「云何菩提？謂如實知自心。」而經疏云：「本不生即是心實際。」由此可知，密宗亦重見性，而見性是禪宗分內事，倘未見性，不得列宗門，此所以禪密有合流之必要也。至三密加持、念誦眞言等法事，若內不依佛性，即如無根之草、無源之水，失所憑藉，則功效將大減。所以，欲求三密一如、眞言生效，仍須習禪見性、徹悟心源，方有大功用。以是理由，故學密當習禪也。

總之，自性是一切根本，爲宇宙源、萬法母。行者但握其樞機，則舒卷自如，動定悉是，無法不達，有修皆成。禪爲佛法中心，於此益信。

道生嘗言：「闡提亦有佛性。」（造十惡五逆重罪，墮大地獄人，謂之闡提，極惡之義也。）衆以爲邪說，噪而逐之，遂至虎邱，聚石爲徒，爲之講闡提成佛義。畢，問曰：「如我所言，合佛心否？」石皆點頭。迨後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全部到中國，果言闡提亦有佛性，亦當成佛，衆始知愧。其時，中國佛教尚未發達，經典來者無多，法門並未具備，禪門直指一心、見性成佛之旨，尚未介紹於中國學者，無怪目「闡提成佛之義」爲邪說。此義在禪理上極佔重要，若不了解，無以知禪，故特爲剖析於下：

自性之在有情，惟虛空可爲譬喻。虛空無物，故非晴陰；自性無物，故非善惡。虛空不知何時，有日月星辰羅列其間，謂之爲晴；有風雷雨霧橫生其間，謂之爲陰。自性不知何時，有智慧德相含藏其間，謂之爲善；有無明垢染留滯其間，謂之爲惡。其實，晴陰相續，氣象變動，非虛空本態；善惡對待，萬法紛起，非自性本態。認晴陰爲虛空，與認善惡爲自性，同一錯誤。所謂性善，乃超善惡之善，乃絕對之善，非相對之善。造十惡五逆，墮大地獄之一闡提人，對於自性，蒙蔽極深，障翳最重，亦如大雷雨風雹，天地晦冥，伸手不見五指，然當時虛空並不曾消失。且雷雨風雹自性，即是虛空自性，即雷雨風雹處，即是虛空。故無論風雨若何强烈，以虛空常住不變故，終不能不雲消雨散、天清月朗，恢復虛空本來面目。造十惡五逆重罪人，墮大地獄受苦時，自性並不曾有毛髮許消失。且十惡五逆自性，即是眞如自性、即十惡五逆處、即地獄受苦處、即是眞如。闡提人在地獄受苦，有斷絕終了時，而眞知內熏之功，卻永不斷絕終了。《大乘起信論》說：「無明染法，實無淨業，但以眞如而熏習故，則有淨用。」又說：「復次，染法從無始來，熏習不斷，乃至得佛後則有斷，淨法熏習，則無有斷，盡於未來。」緣染熏與淨熏互爲消長，故善惡二類種子在八識田中，異

熟不斷，苦樂果報亦相續不絕。假令善惡苦樂二報互相抵消，但以內有佛性故，多了個眞如內熏之功，盡未來際，永無斷絕。此有力而永遠不斷的淨法熏習，終於有一時期，使淨種出頭得勢，厭世間苦，樂求涅槃，而得度脫。是爲闡提佛性義，一切衆生當來之世畢竟成佛義，而無可非難。

禪心即是常住眞心，而世出世一切諸法則純是識。染識成世間種種法，淨識成出世間種種法，而眞如自性則非染非淨、非出非入。所謂染淨出入，皆轉識以後的相對名詞。有了這相對名詞出現，在三細六粗中，不只落能見相、境界相，卻早演繹至計名字相、起業相、業繫苦相的最後階段了。習禪的目的，即是要從生滅心，恢復到原來不生滅心，轉識成智，而證涅槃寂光的境界。所以，學者習禪，切莫與識打交道。在禪功裏面，若有絲毫識的成分存在，都應當除個一乾二淨，纔能擺脫生滅圈子，而復不生滅性。

行者在修禪時，若有見、有聞、有感覺、有思想，此皆魔業識神作用。皆是五塵落謝影子，藉禪定力，返映在五根門頭的幻境。皆是無始無明識浪，在禪定力觀照心之下，所顯現的波瀾，非是眞心體相，切勿取著。設若取著，則是「瞥爾隨他去」，隨他去了之後的境界，便與禪心脫離，進入魔業範圍。此種魔境，將使行者失卻定力，疾入三途。故凡習禪時，若現可觀、可思、可聞、可戀、可悲、可怖、可喜、可愛、可觸之境，悉當看守眞心、不取不著、見如不見，則幻境自滅。乃至見於天像、菩薩像、佛像、佛國莊嚴境界，或發神明光明，或佛菩薩對我說經、說法、手摩我頭，如是等等，悉當攝心，住於正念，全不瞧睬理會，乃可免於魔事。至於身體上所現輕安、鬆快、氣血流動、或暖或癢，亦都不理，務使心無所住，契於眞常，乃能吻合禪理。須知常住眞心，悉遠離此等法，凡此悉是識在作祟。若爲認識心，以見爲道，便是認賊作子，劫盡家寶。尤其初習禪人，往往欣然告人曰：「我某夜靜坐時，忽見眼前有一道白光，由左向右。」云云，自以爲此乃效驗神蹟。或云：「脊背上有一道熱氣，直沖向頂門。」云云，亦自以爲此乃效驗神蹟。其實，皆是大錯特錯。須知，凡有所見皆名爲垢，悉是根塵和合生妄境界。此種境界，都如夢如幻，不可迷執。試思常住眞心，豈有根塵可著？《金剛經》內釋迦自說：「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於無上正等正覺，尚無毫髮許可得，何況其他？所以，佛門善知識，若遇人向之談及禪功內種種見證時，悉爲之掃除妄見，教令攝心、住於正念。住正念者，即是無住無念。以無念故，得名正念，切勿誤認六根妄識爲道，則諸佛慧命乃可相續於不斷。禪門有偈云：「學道之人不識眞

，只爲從來認識神，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痴人認作本來人。」其垂示後人，不可謂不明白懇切。

禪宗五祖弘忍，令門人各造偈一首，以覘造詣。神秀偈曰：「身似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染塵埃。」五祖未加許可，時惠能尚在碓房舂米，聞之，亦倩人書偈其旁曰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五祖見已，以鞋拭去之曰：「亦未見性。」然其後卒傳衣法於惠能，爲第六代祖。後人均以爲惠能之偈已能見性，五祖云亦未見性者，係恐如明言之，則爭奪衣鉢之流，或將不利於惠能也。此種見解，顯有錯誤，今申述如下：

神秀偈，首一句有身有樹，第二句有心有臺，第三句有拂拭，第四句有塵埃，全偈著有，把自性沈埋在景物造作之中，而杳不可見，其見解同於凡夫。惠能偈，首一句無樹，第二句無臺，第三句本來無，第四句畢竟無，全偈著空，撥自性於空無之中，而亦不見，其見解同於二乘。緣自性非有、非無、非非有、非非無。故墮有無二邊者，皆未見性。可知，謂惠能偈亦未見性，並非衞言。二偈相較，神秀偈離性太遠，且「時時勤拂拭」句，明明是漸教作風，與禪門頓悟宗旨不合。惠能偈雖亦未見性，但他畢竟能把客塵空個罄盡，客塵空個罄盡之後，所餘者便是如實不空，便是自性，並非一切俱盡。可惜，他當時與自性只隔一層薄紙，未曾悟得。譬如畫龍，麟爪俱備，但須有人爲之點睛，則不難破壁飛去。所以，五祖心裡，認爲可以造就，而決定傳授衣法。觀於惠能於半夜潛詣祖房聞法後，豁然大悟，便言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！」可知，直至此時，纔徹悟實相，發明大事。造偈時，尚未見心性也。觀上述二偈，不特可以覘驗能、秀二師之根器和見解，而其後南頓北漸攸之分，亦以此兩偈爲嚆矢。學有互異，事非偶然，知弟莫若師，明如五祖，固已了了於胸矣。

凡讀過《金剛經》者，皆知全經警句爲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或「應生無所住心」。的確，此一句是全經精髓、禪門圭臬，同時也是佛祖降世的本懷。只因衆生不解此義，有苦可拔，所以佛祖降生，爲說此法。若人解得此一句義，便能了解諸佛境界，證得此一句境界，即父母所生身，立時成佛，不須更落修爲門路。

昔惠明問法於六祖，六祖先令其暫時息念，善惡都莫思量，乃云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這麼時，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來！」明於言下大悟，禮拜云：「惠明枉在五祖門下三十年，今日方省前非。此所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行者（六祖此時尚是盧行者）眞我師也。」觀此一段公案，起先人都以爲六祖會對他說微妙法或不傳之秘，豈知乃僅教他證取無念心。再看下去，又以爲六祖對他說出平平無奇幾句話，惠明必不滿意，何意惠明聞後，踴躍讚歎，自認在五祖門下三十年，落造作思維窠臼，枉費心力，實大錯特錯，而此時乃如夢初覺，了無遺憾。六祖雖能說，也虧他能信，單此寥寥數語，實足賅一大藏經敎、罄西來大意。後人聞其說者，即無異面覲六祖，但信不信，就看各人的根基福慧了。今即以此公案，來解釋《金剛經》警句。最初言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，則心不著一切境界，心不著境，即是上半句「無所住」。繼言「見本來面目」，既有照見之慧，卓然現在，則了智常存，靈覺不昧，即是下半句「生其心」。

衆生輪迴生死，是由賴耶緣起，而阿賴耶識，是善惡和合。今若心念停止，不思善惡，則立即轉阿賴耶識，成眞如佛性。換言之，即立從輪迴生死心，返回未起輪迴、未受生死之本來心。既返本來，則輪迴已離，但能不能永離，這就看學者會不會再起念著迷了。不起念，並不是看人不知男女，吃菜不知酸鹹之謂，乃看人不著於色相，吃菜不著於味道之謂。果

能看人時，心如鏡子，了了分明，而不執著男女好醜相，即是不起念。果能吃菜時，心如筷子，了了分明，而不執著酸鹹濃淡相，即是不起念。但是，鏡筷能得上半句「無所住」，不能得下半句「生其心」，所以不能成佛。（鏡筷終當成佛，但無情器世間之成佛，那是隨有情衆生世間之成佛。所謂「依正一如」，又當別論。）是以，若但「無所住，而不生心」，則同外道無想定。何以故？誤以自性爲斷滅故。若但「生心，而不無住」，則同於凡夫。何以故？妄見自性有流轉故。此所以必順「有心而又無住」，纔是原來一塵不染的妙明眞心。若人會得「無住生心」奧旨，便能的的見性，便能窮生死源，便能破見思惑，便能見諸佛法身，與諸佛攜手。此外，若更有修爲者，尚依正法，但名漸教，以其不解頓悟也；倘依邪法，即名魔外，以其不合無生旨也。珍重珍重，幸勿以等閒視之！

佛教中蘊含有甚深微妙義，能生無窮作用，並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，不深入其中不知也。世人往往以爲燒香、磕頭、念經、持齋、守戒即是代表佛教、佛法，除此之外，佛教葫蘆裡面，究竟賣的是什麼藥？則很少人知道，這是不看經論的過錯。那曉得佛教的眞正大事、眞正意義，全不是燒香、磕頭、念經、持齋、守戒這一回事。燒香、磕頭、念經、持齋、守戒不過是入門、是初步、是表面、是輔助、是熏習、是皮毛，而佛教的眞正目的，則在明自心、見自性，在把一般世人，從陞官發財、聲色貨利、妻子衣食、奸貪詭詐、忿恨癡愛、憂患苦惱之心理和環境下，搶救出來。換了個光明正大、歡喜安樂、冲虛解脫、清涼自在、寂靜潔淨之心理和環境，使之各各享受如來甘露法味。利根上智之士，得到佛法的正覺之後，便立能在熱悶中感到清涼、苦惱中感到安樂、紛繁中感到寂靜、惡濁中感到莊嚴。何以故？佛性中無熱悶、苦惱、紛繁、惡濁等諸法故，如是諸法，皆無自性，不能自生，惟是衆生妄分別心所生起故。緣佛性中本無一物，所以習禪見性之人，悉能遠離此等妄法，處穢如淨，以第一義諦莊嚴其身。若願生極樂國，命終之後，必定上品上生、福慧俱足。若不願生極樂國，則天上人間皆可隨意寄託，與淨土等。聲聞初果須陀洹，斷三界見惑，七生七死，便成阿羅漢，永脫輪迴。彼小乘初入聖流者，只斷見惑，未斷思惑，其效果尚且如此，何況參禪見性人，均係利根上智，在大徹大悟之後，佩佛祖最上乘離文字心印。雖惑業未斷，習氣猶存，然法身具備，便可上齊諸聖，更非聲聞小智之流所可比擬。譬如，頻伽在殼，已具清音；獅子初生，便殊羣獸。所以，佛徒欲出三界，竭生死流，必須參禪得髓，看教明心，或觀佛稱名，一心不亂，方能成辦。不然，戒定雖聞，貪瞋悉在，縱經劫至劫，尚未脫輪迴也。

禪話

臺灣佛教尚發達，然多小乘根器，欲求了解大乘法者，殊不多觀。佛陀降世之眞正目的，不在小乘，小乘乃其化城，並非寶所，《法華經》固已言之。考釋尊一生五時敷教中，說《阿含》、《方等》，皆屬方便；說《華嚴》、《般若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，纔是本意。說十二部經，皆屬方便；拈花示衆，纔是本意。以根有小大，故教有權實，必也小大不遺，權實互攝，而後法門乃備。今奈何局於權小，不思向大，譬如棄滄海而戀蹄涔，豈不使有識之士怒然興歎？且到處神廟充斥，自關公、城隍、玄帝以至無常鬼卒，皆爲膜拜對象；《玉皇經》、《灶君經》皆爲諷誦經典。棄自己之驪珠，賞他人之魚目，而以佛拜鬼，大是奇聞，顚倒癡迷，莫此爲甚。每遇神誕，豬羊雞鴨之肉，與《金剛經》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」之句，紛然雜陳，同屬案頭清供，盲行瞎步，不知其非。此外，似宗教非宗教之團體，及歐美盛行之教，不得志於大陸者，悉以臺灣爲尾閭，致使黃鐘長棄，瓦缶爭鳴，正法荒涼，異端蠭起！而如來離塵寶性，無字眞經，遂如在璞瓊瑤，隨波菱藻，解纏何日？返本無期。所願大德比邱、在家菩薩，作獅子吼，樹正法幢，相與彈偏斥小，歎大褒圓，回佛日於西山，挽法輪於東土。體瞿曇自證之心，宏迦葉無言之教，務使性性圓明，見靈山於未散，燈燈相續，延慧燄於無窮，則幸甚矣！

慧炬新書

五月下旬推出

佛法概論2011

佛教教理的探討

林崇安教授　著

定價150元

本書正篇十章，講述佛教教理在深度、廣度兩方面的基本內容，包含「戒定慧」及「境行果」等思想重心；附篇二章介紹佛教哲理思維的重要工具「四句」與「因明論式」。作者依據經論詳析，期望讀者能建立清晰正確的觀念，進而深入三藏。